

蜀風 蜀韻

巴蜀是人間福地，豐富多彩的民間藝術、各具特色的民族風情，色彩綺麗，說不完，道不盡。上個周末一連兩晚，《蜀風》——四川非物質文化遺產薈演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，來自四川各民族的藝術家帶來充滿動感的演出。本周末開始，《西蜀天工》——四川非物質文化遺產（技藝）展覽又將舉行（至6月21日，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）。動靜相依，蜀風蜀韻，在這個夏日迷醉香港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

四川省文化館副館長吳靈峰告訴記者，這次帶來的文化表演，盡量去除華麗包裝，志在為香港觀眾帶來原汁原味的蜀地風情。「5·12地震後，世界對我們很關注，特別是香港，對我們的文化重建援助非常大。這次的演出和展覽，是文化交流，也是一次感恩之旅。」

薈演的導演包小姐則向記者介紹，四川的民族十分豐沛，演出按照漢、彝、羌、藏四個民族劃分不同板塊，帶來每個民族獨特的藝術種類，其中大部分皆為國家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，表演者中更不乏該種民間藝術的代表性傳承人。

整台演出以古琴曲《流水》拉開序幕，蜀派古琴的第六代傳人曾成偉靜坐台中，琴音由其指尖流瀉，引人進入西南神秘國度。接下來的演出，生動詼諧的川劇經典《皮金滾燈》看得觀眾笑聲連連，杖頭木偶的變臉和吐火絕技比真人變臉更令人叫絕。彝族古老的祭祀舞蹈蘇尼舞氣氛懾人，蒼涼的羌笛又將人拉向那「雲朵上的民族」。藏族的各式歌舞則將演出推向高潮，在踢踏、弦子、鍋莊自由奔放的熱烈氣氛中，全場觀眾忍不住熱烈鼓掌。

彝族月琴走向世界

彝族月琴的傳承人沙建美說，香港觀眾的熱情讓她感動，「看着他們，我也覺得完全進入角色，投入地表演，希望讓他們了解彝族很美的一面。」當晚，她演奏了《阿依幾幾》和《趕馬調》兩首曲子，又彈又唱，曲調清麗，歌聲溫婉。台下的觀眾雖聽不懂彝語，卻都為美妙的樂聲而陶醉。沙建美說，月琴雖不是彝族特有的樂器，但彝族人特別喜愛月琴，不同地區的彝族人，更為這樂器發展出許多不同的風格。



彝族月琴彈唱 表演者：沙建美

從小耳濡目染下，沙建美對月琴自然有一份難以割捨的情感，長大後，她立志要將雲南及涼山的月琴風格相融合，為傳承這門古老藝術盡一分力。「雲南善彈唱，多用彈片、撥片來演奏，涼山則主要是演奏，靠手指彈奏，稍微單調一些。把兩種風格結合在一起，不局限在任何一種裡，對傳承也比較友好。」在涼山，沙建美培養了很多學生，更努力將月琴和同門類的彈撥樂器接軌，讓她參與到樂器考級系統中去。許多學生慕名而來學習月琴，她對他們的要求非常嚴格，堅持演唱用彝語之餘，更要求他們一字一句準確地理解歌詞內容及意境。「所謂的傳承不能走樣，一定要原汁原味。」

香港演出過後，她很快要帶學生到巴黎參加一個國際比賽，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」，彝族月琴要走向世界。

醉香港



彝族高腔《阿惹妞》 表演者：沈爾阿培

杖頭木偶《變臉吐火》

蜀派古琴《流水》 表演者：曾成偉

羌笛的蒼茫之音

「羌笛何須怨楊柳，春風不度玉門關。」音色蒼涼的羌笛是羌族人的代表樂器之一。羌族世代居住在高山之上，被人稱作「雲朵上的民族」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陳海元用一首《思念》來表達對家鄉和民族的悠悠之情。

羌笛是古老的單簧氣鳴樂器，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。「小時候聽老人們吹，竹子怎麼可以吹出那麼好聽的聲音？」陳海元從小學習羌笛，覺得這個樂器難度很高，光有一番熱情不行，還要苦練口腔和鼻腔循環用氣的演奏方法，比如《思念》，就要只用一口氣吹完。也大概因為這個原因，現

在願意學習羌笛的人不多了。舞台上，《思念》的曲子一響起，就彷彿送來高山上冷冽的空氣，陳海元說，這首曲子所包含的，是對羌族歷史的追憶。從遠古到今天，那遙遠遷徙的歷史，一直在羌族的血液中綿延。



陳海元演奏《思念》後，獨唱羌族民歌《江斗里學》。

敢觀 舞台

文：梁偉詩

本欄隔周見報，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黑光劇與環境劇場——澳門藝術節2012

一年一度的澳門藝術節，每年都吸引不少香港的「藝術人口」跨海看騷去。作為一名香港觀眾，我一直認為澳門藝術節最可觀之處，其實是表演藝術與富有歷史文化氣息的場地之間的微妙化學作用。在儼如拉斯維加斯的冒險金銀島上，澳門藝術節的點子每每令人喜出望外，即如繼去年由西班牙錄像藝術團創作的《光影大三巴》，便結合了先進投影技術和大三巴的歷史建築特色；今年第廿三屆澳門藝術節則有英國KMA新媒體藝術團，在塔石廣場所布置的錄像互動裝置《交匯》。《交匯》借助數碼影像在塔石廣場劃出「舞台」，讓路人自動成為表演者，不但與周遭環境輕靈音樂互動起舞，更與澳門城市的歐陸氣氛融為一體。

而澳門由歐洲殖民背景、相對悠閒的城市節奏所散發的不真實感，似乎特別能夠結合表演藝術所展現的奇幻世界。因此引入美國意大利進進劇團的《螢火蟲之舞》，同時意味著澳門藝術節銳意開拓重要表演劇種——黑光劇(Black Theater)。黑光劇為捷克戲劇活動中最特殊、知名度也最高的一種。黑光劇的特色是將燈光和色彩作特殊處理，營造出奇幻的舞台效果，也有人稱它為「幻象劇」。黑光劇的舞台佈景是全黑的，演員也全身上穿黑衣服或蒙上黑布，台前只以兩盞燈光照射，令演員看起來幾乎是隱形的。演出時演員通常手持塗上螢光的道具，或在身體某些部位塗上色彩，讓舞台上顯現出許多奇妙的影像；有些黑光劇像特技表演，有些則有劇情。黑光劇的演員全身都是默劇表演的細胞，他們嫻熟多變的肢體語言，

乃是黑光劇表演的靈魂所在。

《螢火蟲之舞》以黑光劇所標榜的「黑暗中的螢光」、「空中飄浮」、「多媒體」和「默劇」等舞台元素為基本表演形式，聰明地輔以新新技藝和嫺熟的肢體動作說故事。《螢火蟲之舞》由螢火蟲在蛹中的動作說起，六位默劇演員「藏身」於巨型氣球所模擬的六個蠶蛹中，展現出人體在氣球中行動的滑稽和進出自如的奇異情境。黑暗中演員更以「千手觀音」的形象扮演蟲兒舒展，與舞台上的大自然投影融為一體。當然《螢火蟲之舞》自然要大玩螢火蟲的螢光特質，展演一幕「課室」畫畫，舞台與觀眾之間的「第四堵牆」成了黑板，讓螢光線條不斷遊走如蛇舞，演員的形體動作亦伴隨著蛇舞翻滾。神來之筆是中後段的「螢光海星跳」——演員穿上儼如海星的服裝，海星邊緣分別綴上螢光綠或橙的滾邊，黑暗中螢光海星不斷跳動升沉。大家正在驚歎，舞台上大光燈一亮謎底揭盅，原來玄機就是地上的浮床！

《螢火蟲之舞》所標榜着的「現代黑光劇」固然是澳門藝術節積極引介的一種藝術形式，然而，澳門本土劇場界根根深蒂固經營多年的，原是環境劇場。「環境劇場」最主要的標誌，就是讓表演走出劇場，可以在任何既有的現實空間裡演出。這既是當代將藝術「去神聖化」思維的體現，更是理想的與在地環境融為一體的戲劇理想。作為與寫實主義對立的思潮，則是從三十年代開始，俄國有人打破舞台和觀眾席的分界，嘗試圓形劇場、長方形劇場、六角形劇場。五十年代起，美國的艾倫·卡普羅



《螢火蟲之舞》 攝影：Lam Sao Wa



《交匯》 攝影：Lam Sao Wa

(Alan Kaprow) 嘗試「發生藝術」(Happenings)，在火車站、森林等特殊現實空間，讓觀眾和演員一起執行演出。每次「發生」都像一個活動，所有的參與者都會有不同的任務、不同的位置，從而產生不同的經驗與感受。那更像是參與某種神秘儀式，而非置身事外地觀賞一部「藝術品」。

澳門劇場界是華文世界致力於「環境劇場」的佼佼者。澳門劇場工作者莫兆忠，曾謂澳門「環境劇場」多屬卡普羅「環境劇場」理論中的「閒置空間」的再利用。多年來包括澳門的「婆仔屋」、「牛房倉庫」、「青州陶瓷廠」、「青州修道院」、「氹仔難民營」等等，這些演出地點雖屬公眾場所，但與市民

的日常生活接觸相對較少。澳門藝術節便選取相對容易接觸的硬件(地點)，來展演想要推動的藝術形式，例如過去就在古蹟盧家大宅辦過小型中樂演奏會，鄭家大宅在去年更上演過探詢澳門身份的《漂流者之屋》，和今年的《鄭家花月夜未央》。而隆重在塔石藝文館登場的，便是天邊外(澳門)劇場改編自布萊希特《四川好人》(或作《四川好女人》)的《又一好人》。

《又一好人》講述三位神仙來到「道德敗壞」的四川首府，希望找到真正的好人。他們走遍全城發現處處都是欺詐和計算，偶然遇上善良妓女沈德，卻目睹沈德在俗世洪流中不斷受欺負和欺騙，最後懷孕的沈德決定狠心做人，保護自己和親骨肉。《又一好人》作為一齣寓言劇兼環境劇場，強調了與觀眾在塔石藝文館內的全新經驗——演員不分男女都清一色身穿白襯衫和黑西褲，演完一節的演員又會在館內隨地坐下，可能正正就坐在觀眾旁邊。本來用以展覽藝術品的「塔石藝文館樓梯」，放置了一透明圓水缸，但凡主演沈德的女演員轉換角色時，便當眾走到水缸旁添上戲妝，或劃上一道墨痕，或添上鬍子，使得看慣「塔石藝文館展覽藝術品」如我者感覺新鮮可喜。當然，《又一好人》在兼顧開離效果和環境劇場的巨大壓力下，如能在批判力度再加把勁，自然可以在形式和內容更上層樓。有趣的是，觀演當天塔石藝文館外的塔石廣場正有創意藝墟——場內有單純的沈德為開店和生計煩惱不已，場外有來自東南亞的手工藝者施展創意。一切，都在拼貼出真真假假的澳門。



聽一曲康定溜溜調

聽過《康定情歌》的你，又可知其前身的「康定溜溜調」？藏族歌手格絨格西說，溜溜調是康定老百姓生活中愛唱的歌，是見物生情的即興創作，歌詞可以不斷轉變，旋律則不變。之所以叫「溜溜調」，是因為歌詞視詞喜歡用「溜溜」二字，膾炙人口的《康定情歌》，便是由康定溜溜調中「跑馬溜溜的山上」一句發想而來。格絨格西說，說到《康定情歌》，他最早是在老家的路上，聽一個趕馬車的人唱起而學會的。



《康定溜溜調》表演者：格絨格西

「我從小就喜歡唱歌，我們藏族人有一句話：藏族人會說話就會唱歌，會走路就會跳舞。我們由於自然環境等條件，需要自娛自樂。走到哪裡，觸景生情，就唱上一段山歌。比如在我們農區的峽谷地帶，中間是河，兩邊是人，大家就要對歌的。我們地方的生活說實話是很樂觀的，不像內地的大城市，走到哪裡都可以娛樂，我們沒有，所以靠自己。這就是環境造就人，一方水土養一方人。所以我很感謝家鄉。」

藏族音樂同樣面對傳承的問題，雖然在全國各地，藏族音樂很受大眾歡迎，更有許多新編的歌曲喜歡用上所謂的「藏族風格」。但在格絨格西看來，隨便用上一句「呀拉索」就自稱為藏族音樂，實在讓藏族人哭笑不得。「真正傳播民族的東西，可以加工，但是元素不能變。我們自己也很着急，但是着急也沒辦法，時代一直在變，藏族的音樂也要和外界融合，也許通過這種方式，一點點地讓大眾來認識，也不完全是壞事。」

格絨格西也覺得，民族音樂的演唱不能完全依賴原生態。原生態要有，但更要學會借鑒先進的歌唱技巧，「不然到了一定年齡就唱不動了。把這些技巧都用到民歌裡面，歌唱生命才會很長。但是技巧的前提是不能忘了你民族的特點，要融合在一起。」

活動推介

香港城市室樂團 克雷格·奧格登的《夏弦美樂》

享譽全球的澳洲吉他家克雷格·奧格登，獲《BBC音樂雜誌》評為「朱利安·布里姆的繼承者」，在同輩樂人中深受讚賞。羅德里果的女兒聽過他所灌錄的《阿蘭輝茲》吉他協奏曲後，也讚嘆他為「最偉大的吉他手之一」。克雷格·奧格登將會與香港城市室樂團攜手，演出一場極富思古幽情的音樂會。節目除了有羅德里果的《阿蘭輝茲》協奏曲、亞諾的《吉他與弦樂小夜曲》、韋華第的《D大調吉他協奏曲》，還充滿地中海風情，洋溢夏日氣息，香港城市室樂團在首席指揮洋·托勞德領導下，演出柴可夫斯基的《佛羅倫斯的回憶》和高大宜的《夏日黃昏》。

時間：6月29日 晚上8時
地點：香港大會堂音樂廳
查詢：2864 2156, info@coohk.com

西夏旅館

西夏旅館，並沒有預訂房間服務，要入住，不必徒勞於地圖上找尋它的位置所在，因為在城市的某一暗角，可能就是旅館的入口……旅館之內，房客們的故事不斷在縈繞，旅館的一切事物都正在褪色、腐化。一天，一個帶着亡妻幽靈或記憶的年青人，一個背負着世界上最後一個西夏人身份的他，走進了旅館。還同時為旅館帶來發出新鮮惡臭的斷裂夢魘，以及流亡者後裔說不完的殘酷故事，讓旅館異彩重燃。他以旅館作為一座堡壘，在其中守衛自己的信念、記憶，卻意外目睹又一個族群的崛起……台灣作家駱以軍在長篇鉅著《西夏旅館》中，借盛極一時及後被滅族的西夏王朝，觸及流放異鄉的失落感，展開一場身份尋索之旅。編劇甄拔濤借《西夏旅館》意象，觀照今日香港的身份危機及族群撕裂，述說文化湮沒、城市陷落之詩。

時間：6月22日至24日 晚上8時
6月23日 下午3時
地點：前進進牛棚劇場
查詢：25031630, programme@nandon.org.hk (前進進戲劇工作坊)